

# 懷鄉文學的回憶之旅

## 評王鼎鈞《文學江湖》

柯品文 ◎ 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



文學江湖：王鼎鈞回憶錄  
四部曲之四

王鼎鈞著/爾雅/9803  
508頁/21公分/420元/平裝  
ISBN 9789576394768/783

階段寫成《昨天的雲》，18歲到21歲遇到內戰流徙寫成《怒目少年》著墨抗戰時的流亡學生經歷，八年的抗戰遭遇寫成《關山奪路》，21歲到52歲移民出國的這三十年寫成《文學江湖》，反映了中國幾十年來的顛沛流離，家國之難（注1）。

談及這四部曲回憶錄，王鼎鈞很清楚的界定為「自傳式」的創作動機，且自述寫回憶錄是「與人分享」的心情，又因是少小離家，而寫回憶是為了忘記，對於「故鄉」他是這麼看待：「人，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鄉。任你在鄰國邊境的小鎮裡，說著家鄉人聽不懂的語言；任你改了姓名，藏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萬人口裡；任你在太湖裡以船為家、與魚蝦為友，都可以從你的家鄉打聽到你的消息。有一個村子，村中原有的居民全部遷移了，流離了，村中換盡與他們素不相識的人家，這些後來的住戶竟然能說出原有住戶的行蹤，原有的住戶儘管到了天涯海角，儘管和昔日的歷史斬斷了關連，也像有甚麼靈異崇著他、附著他、驅使著他，非向原來生長的地方掛個號、留句話不可。即使那村子已成為一片禾黍，地上的石頭、地下的螻蛄也會對著來此尋親訪友的人自動叫起來。」（《怒目少年》，頁41）

王鼎鈞（1925年4月4日－），山東省臨沂縣蘭陵（今臨沂市蒼山縣）人，臺灣當代散文作家，曾用筆名方以直。創作以散文為主，其它還有詩、小說、劇本及評論，現旅居美國紐約，專事寫作。

王鼎鈞曾擔任《掃蕩報》、《公論報》、《徵信新聞報》（今《中國時報》）的副刊主編與《中國語文月刊》主編。《中國時報》「時報文學獎」散文推薦獎，與《聯合報》等，1978年離開臺灣，前往美國新澤西州任職於西東大學雙語教程中心，編寫雙語教學所用的中文教材，退休後，旅居美國紐約並專事寫作。

### 一、以書寫「回憶錄」進行懷鄉追尋

王鼎鈞認為即使是小人物也能寫傳，這四部曲回憶錄可界分成王鼎鈞生命史的四大段，每段一本且文章布局是橫斷的切面，但在每一本中的歷史經驗又記述始末，採取縱貫的順序寫法，童年到18歲遇到抗戰流亡的



四部回憶錄歷經「對日抗戰」、「國共內戰」與「在臺文學的歷練」，是個人生命旅跡，也反映近代中國人遭逢國破家亡與政治對峙的苦痛，於是在《關山奪路》中王鼎鈞便提及自己早期在臺灣因思念故鄉而患著嚴重的懷鄉病：「我寫〈一方陽光〉的時候，正患著嚴重的懷鄉病，我想起當中央政府『遷臺』的時候，那個最有權勢的人說過，我把你們帶出來，一定再把你們帶回去。可是終其一生，他沒有做到。」（《關山奪路》，頁4）寫作這四部曲回憶錄不時回探現在的時空環境，廣泛參考其他作者的書，且只取時間、地點、人物姓名，必須寫其他作品沒看到的，沒想到的，沒寫出來的，如果其中有別人的說法，也一定使讀者知道那些話另有來源。（注2）

## 二、半流亡的失根人生

王鼎鈞14歲起離家、離鄉，24歲離開大陸來臺，曾說「疏離失根的感覺已非一日，那是我今生感情的一部分。」在《怒目少年》一書中，他寫到自己以「半流亡」的姿勢離開家，卻沒離開鄉：「我一生漂泊無定。十四歲的時候開始『半流亡』，離開家，沒離開鄉。十七歲正式流亡，離開鄉，沒離開國。後來『國』也離開了。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，一身之外，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。」（《怒目少年》，頁19）

這種「半流亡」的身份所代表的正是自己這一路上所歷經的「離開家」，然後「離開鄉」最後「離開國」，這種被迫離開「家／鄉／國」的事實，在王鼎鈞的身上很早就可看出其「懷鄉」的書寫作品中一種「離

散」苦悶，例如其《碎琉璃》一書則是其懷鄉書寫的代表（注3）。

王鼎鈞提到讀小學時便親近郁達夫的作品，認為郁達夫寫漂泊的經驗很吸引他，覺得漂泊有一種無形的美感。正由於郁達夫的作品常常寫人在流離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，漂泊的人因此減輕了自己的痛苦。在自己離家後讀郁達夫，王鼎鈞發現郁達夫的作品能教他們怎樣流亡，以及怎樣在流亡中保持小資產階級的憂鬱與無產階級的堅忍。（注4）

而1987年臺灣解嚴，到1989年開放兩岸交流與「大陸探親」，也曾想試圖聯絡上大陸親友的王鼎鈞寫到：「一九四九到一九八〇，臺灣和中國大陸絕對隔絕，我曾稱之為真空包裝。八零年代後，我自稱『尋找前生』，從美國寫信到中國各省，察訪當年幫助過我的那些人，費盡輾轉。」（《怒目少年》，頁371）這種「尋找前生」很清楚的已透露出，王鼎鈞將祖國生涯視為「前生」，而在臺生活則是另一「再生」或「重生」嗎？王鼎鈞曾說：「我不想再寫了。當年離開中國大陸，踏上基隆碼頭，我的感覺像再生；後來移民出國，走進美國海關，我的感覺像死亡。」不過，這種「尋找前生」卻不盡如人意：「一九八〇年代，國共都改變政策，中國大陸和臺灣和美國都可以自由交流，我設法開始尋找大陸親友，自稱『望鄉台上看前生』。戴子騰住在湖北老河口，我寄去一份厚禮，他和我通信多次，但時存戒心，萬鈞住在湖南耒陽，根本拒絕和我連繫，我完全沒有機會對他們表示回饋。他們在我心中的份量很重，我在他們心目中的份量很輕，不能對稱。」（《關山奪路》，頁43-44）

但筆者想探討的是，在這四部曲「回憶錄」作品與其之前所寫的「懷鄉」作品有何不同？

筆者發現在這四部曲「回憶錄」作品中，王鼎鈞試圖將視野拉得更高，雖是自傳式的回憶之作，但在敘述當中融入相當比例的史實藉以參照自己當時與現在的心情，其中尤其觸及到自己身處「中國／臺灣」兩地間的「家／鄉／國」的省思。例如談到自己在臺灣所見到的「本省／外省」的對立時寫道：

最後我問他怎樣看「外省人」，他毫不客氣：「你們外省人將來都會得精神病。」為怎麼？「你們再也回不了老家。」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？他們如果決心回去就可以回去，你們想回去但是不許回去。……（中間略）到了八零年代，臺灣解除戒嚴，開放大陸探親，「新住民」回到原居地，只見到哭哭啼啼要錢，只聽到對反革命家屬和海外關係的怨恨。還鄉的人一生血汗，傾囊也不足以彌補。有一位「新住民」作家以善與人交著稱，他聽到「舊住民」的朋友譏諷：你們不是整天懷鄉嗎，你們不是念念要尋根嗎，現在滋味如何？他說這哪裡像朋友？朋友怎會等著你的笑話？他說他在臺灣三十年很失敗，並沒有交到朋友。（《文學江湖》，頁326-327）

王鼎鈞《文學江湖》一書寫到自己當時在臺的文學生涯。1949年春，大陸山河變色，上海失守，王鼎鈞在上海軍械總庫當差，踉踉蹌蹌隨著軍械庫的船逃到基隆。

1950年代初，臺灣「白色恐怖」風聲鶴唳，報社也經常「出事」，書中也揭露親身經歷的白色恐怖、特務侵擾，包括當年被誣為匪諜的李荊蓀案（新聞工作者）、崔小萍案（廣播人）的始末，對他而言，臺灣的五〇年代是

「恐怖十年」。而王鼎鈞在國共內戰時遭共軍俘虜，雖然重獲自由，卻被國軍疑為間諜，近半輩子遭精神囚禁。

可以說，在臺三十年，當時王鼎鈞一舉一動都遭監視與蒐證，而後國民政府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掀起腥風血雨，甚至涉及千餘山東學子的煙臺聯合中學冤案，其中就連王鼎鈞的弟妹也被捲入政治風暴，於是，國民黨政府藉「二二八事件」懾服本省人，另以「煙臺聯中案」震懾外省人。

### 三、在「回憶錄」裡尋找前生的過往

在《文學江湖》中王鼎鈞點出當時各報副刊內容貧乏，翻譯西洋「幽默小品」及「中國歷史掌故」是重要的稿源，但當時《掃蕩報》即認為副刊要有「文學作品」，於是王鼎鈞便時常寫作「方塊文章」，可以說，這段《掃蕩報》的副刊歷練，讓王鼎鈞學到「為文」與「構思」，《掃蕩報》給了王鼎鈞一個及時棲息所，為他日後在臺卅年新聞與文學旅程奠基。

在臺灣當編輯的歲月，書中也提到當時約是1955年以前，當時由於尚未推行義務教育，報紙遷就臺灣同胞的閱讀能力，於是發展出報紙中出現漫畫來介紹社會新聞或相關事件，其中一部分作品便是向臺灣社會取材。

包括漫畫家為臺灣婦女造型，往往是大臉盤與兩腮橫肉，其中甚至有門牙「爆」到唇外且小腿打大腿一般粗，大趾又粗又長的赤著腳穿木托板之造型，而當時「上班族」進了辦公室又是先喝茶看報，那些「外省人」欣賞這些畫臺灣「本省人」造型的漫畫，又說又笑不免引起本省籍同事反感，王鼎鈞自己還為




此寫信到報刊建議改善，可是漫畫仍然是那個樣子來表現本省人。（注5）

這其實是說明在1949年大陸遷臺後，除了加上1947年的「二二八事件」的省籍衝突的心結延伸外，也忠實的反映當時社會上外省人（尤其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）對本省人的高傲姿態。

《文學江湖》從1949年寫到1978年回憶錄寫到赴美後戛然而止，王鼎鈞寫到：「沒想到後來有機會出國，沒想到全家移民，一去三萬里、心腸非故時，生活況味由『深巷明朝賣杏花』變為『揀盡寒枝不肯棲』，文章一轉為《左心房漩渦》的秋聲，再轉為四部回憶錄的濤音。」（《文學江湖》，頁480）又說「我寫回憶錄不是寫我自己，我是借著自己寫出當年的能見度，我的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，延伸半徑，畫一圓周，人在江湖，時移勢易，一個『圓』畫完，接著再畫一個，全部回憶錄是用許多『圓』串成的。」（《文學江湖》，頁4）

1978年，王鼎鈞全家移民美國揮別臺灣，當時他已51歲，移居美國至今三十年，這段生涯卻沒有在四部曲的範圍內。

其所完成的這四部曲「回憶錄」對他而言是：「坦白的說，內戰結束的前夕，我的人格已經破碎，臺灣三十年並未重建完成。……（中間略）我說出來的話都是實話。敘事，我有客觀上的誠實；議論，我有主觀上的誠實。有一些話沒說出來，那叫『剪裁』，並非說謊。《文學江湖》顧名思義，我只寫出我的文學生活，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，我只能寫出我認為有流傳價值、對讀者們有啟發性的東西。」（《文學江湖》，頁6-8）歷史如雲，王鼎鈞只是抬頭看過，處理「回憶錄」，對他

而言，記憶從來不是問題，因為那些動盪與飄泊的歷史太深刻，只是需要再加上筆記、剪報、上網、圖書館以及參考眾多相關書籍，並搭配史料與個人生命史，自1949年，24歲的王鼎鈞隨軍隊撤臺後，至今未返大陸，鄉愁於是成了一個符號，透過用這四部曲「回憶錄」作品來寄託心中很多無法言盡的心事。

### 注釋

1. 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回憶錄作品，《昨天的雲：少年時代，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一》、1995年《怒目少年：流亡學生時代，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》、2005年《關山奪路：國共內戰，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》與2009年《文學江湖：在臺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，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》，這四部回憶錄共寫了17年，人在紐約，透過回憶之筆從大陸江山細細追索到臺灣——《昨天的雲》寫山東故鄉幼年；《怒目少年》著墨抗戰時的流亡學生經歷；《關山奪路》則寫內戰遭遇；臺灣卅年生活，因篇幅所限只取「文學」，輯成《文學江湖》出版。
2. 參考自王鼎鈞：《文學江湖：在臺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，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》（臺北：爾雅，2009年），頁7。
3. 《碎琉璃》一書事實上取「碎流離」的諧音而成。
4. 參考自王鼎鈞：《關山奪路：國共內戰，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》（臺北：爾雅，2005年），頁187。
5. 參考自王鼎鈞：《文學江湖：在臺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，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》（臺北：爾雅，2009年），頁314。